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
### 第十三回 賢夫婦仗義疏財 壞兒郎嫌貧愛富

說話夏國華因兆璧家無人照應，想與湯德元商量代他說個長久之策，均祥心下很不願意，皆說日後總要累他，一言不發，回轉上房而去。夏國華雖見他那樣，卻也不在意。夏國華回到房中，將這話與他夫人趙氏說知。趙夫人道：「應該如此。且女婿年紀還輕。你我二人不能常在這任上。日後落在他們手裡，也怕不妥。」夏國華見說，乃道：「你怎麼說出這樣話來？」趙夫人也不敢將均祥的話直說出來，只得說道：「我不過這樣慮，難得在你手裡辦了更好。而且華家尚未行聘，你明日到他家去，得便可與湯德元說，現在喪事之際，原不能說及親事的話，但必須彼此有點聘物，方免外人說論。」夏國華道：「這事我早想到，本想早晚去催，不料他就病故，此時只好說去看罷。」一夜無說。

次日，夏回華一早就乘輿到湯家鎮來。到了華家門口，下轎進去。兆璧因在七中，不便出來，卻好李大椿在家，使出來作陪。夏國華當在靈前行禮已畢，問了得病原由，李大椿一一回答。夏國華又問道：「湯先生現可在家麼？此次全是承他照應，實在可敬。可請賢契就此先去一走，說我立刻就去，與他有話相商。」李大椿答應前去，一會兒回來說道：「湯先生即刻過來，請老師稍待片刻。」夏國華答應。此時無事，就入幃與兆璧兄弟談了一會。兆璧只是痛哭，他復安慰了一番。卻好湯德元已來，兩人見禮坐下。

先談了些華童倉猝之事，然後夏國華問道：「現在各事雖承老先生粗有佈置，但日後方長，這一家人口如何設想？且兆璧兄弟均是可造之才，若靠目前課徒度日，豈不有荒自己功課。因此小弟前來與老先生相商，須代他善取一法。」湯德元聽說，格外敬重。道：「晚生久有此心。擬想七滿之後，先代他擇地權厝，然後將華親母及兆璧兄弟接至寒舍。另請一位先生同小兒等一齊讀書。」

夏國華道：「能先生如此便好極了。我看親母太太年已垂邁，還有兩位小姐均須人照應。小弟雖一官匏係，又恐遷調無常。擬致送千金為他弟兄讀書之費，另送婢女兩名聽憑使用，這事俱仗老先生代管。」湯德元滿口答應。

當時又進幃與兆璧說知，真是感激萬分。然後夏國華又與湯德元說了行聘的話，道：「此時本不該道及，因既為親戚，若全無一點聘物，恐致令人評論，請先生與親母太太說知，隨便什麼物件，均可為聘。小弟這裡先有一物呈上，免得日後又勞大駕。」說了在身邊取出一支珊瑚玉筆交與湯德元道：「這聊取筆走龍蛇之意罷。」湯德元接了過來，交與大椿，叫他送至華太太那裡。大椿接了玉筆。將夏國華的話一一與華太太說知。華太太當時也就收下，取出一對羊脂玉鐲交大椿送出去，為回聘團圓之意。夏國華收下，又談了一會，這才告辭。

這裡七滿之後，湯德元果真在南鎮本鄉擇了一塊地。

揀了吉日，將華童靈柩厝下。看看已到底，匆匆的過了年，便在家中騰出一進住宅，把華家母子兄弟姊妹接來居住。李大椿也就一齊過來，夏國華所說一千銀子也交與湯德元生息。那兩個婢女，長名慶喜，次名順喜，送過來伏侍華太太與春秋二位姑娘。從此眾人又在湯家居住讀書，專等服闋，以圖上進。

且說大同府中有個富紳，姓葉名開泰，有萬貫家資。父親叫葉槐，現為吏部天官之職。滿朝文武非親即故。這府城雖遭兵亂，所幸他家財產俱在外府州縣，故此一點未曾失落。這開泰平日在家武斷鄉曲，無所不為，專門穿插衙門，代人家暗通關節。卻巧夏均祥也是勢利小人，見他家如此豪富，就與他結交。那知開泰雖已二□八歲，卻由數年前絕弦，至今尚未復娶。家中有個篋騙，姓王叫王瑤，渾名叫做王活嘴。因他在開泰面前百般討好，如有不遂他意他就百般播弄，去害那人。那怕他之前說這人好到□二分地步，只要一點不合，登時憑著一張嘴又把他說得不可救藥，因此葉家上下人等皆叫他王活嘴。

這日葉開泰當面就將他父親的家信說他年已花甲，至今尚無孫子，如本地有人家可以說親，就叫開泰續娶一人以圖後嗣。開泰看了這信，就向王活嘴說道：「老王你意中可曉得那家有姑娘，代我少爺做媒，隨後也落得酬媒禮。」王活嘴見他來問，便笑道：「有是有一家。只怕少爺沒有本領結這門親。」開泰當時就道：「你太看不起人了。莫說我家有如此家財聲勢，就依你少爺本領人品而論，還怕娶不到一個老婆？」王活嘴道：「不是這等說法。現在大同縣夏國華有個女兒，名叫瑤云。生得□分美貌，而且知書識字，下書成章，若代少爺說項，豈不是門當戶對？那知這夏國華老爺糊塗，把本地一個酸秀才為妻，連聘禮都不要人家的，還送幾千銀子與這人過活。往復夏均祥在我們面前談說很不願意，怕日後受他的累。少爺請想，豈非一塊羊肉落在狗嘴裡些。如果代少爺做媒，豈不是件美事。」葉開泰被他說得動火，忙道：「你能想法代我將這媒做成。我包重重的賞你。」王活嘴道：「少爺可不要抵賴，現有一條妙計可如此如此。或者可以挽回。」葉開泰聽了大喜道：「你此時就去請他前來。」王活嘴笑嘻嘻的走出去，一直來至縣衙前，也無人阻擋逕到書房裡而。卻巧夏均祥在家，彼此見面。

王活嘴向均祥說道：「少爺本來卻常到衙門，這兩日為何不到我們那裡去？今日我們少爺特屬門下前來奉請小酌，聊作敘會。」均祥道：「老王你不知道近日我家出了一事，心下□分懊惱，故無心出門閒走。」王活嘴聽了，故意問道：「老太爺如此居官清正。又得你少爺料理各事，那裡什麼意外的事呢？除此一件，其餘各事更不必勞心的。錢是有的，力是有的，還有什麼懊悔的事？」均祥道：「老王，這事可不能同你談。」

王活嘴聽他說到這裡，明知為華家這門親事。復又故意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大約少爺的尊閫，平時□分做作，不能聽少爺隨心所欲。少爺欲想納寵，又苦於父母挾制尊閫太嚴，因此不甚高興。此事是極容易的，你少爺早同我說，只仗門下這張活嘴，將尊閫夫人請出來，我同他嘴對，可以利害說之，包管他能聽我話，聽憑少爺自主便了。」均祥聽說罵道：「你這死囚，幾日不遭打你就來作賤少爺。現有心事，你偏來胡鬧。」王活嘴又故意正色道：「究為何事，不妨告訴門下，或者可代設想方法。」

均祥道：「好在你不是外人，我以前也與你說過，就是我爹爹將我妹子配與那個窮鬼華兆琨這事。我本不願意，無奈他一定做主，要與他結親。這也罷了，那知華家的老子於前日復又死去，家中一無所有。我父親又送一千銀子，還給他兩個婢女代他料理喪事。你想現在未過門就如此用錢，隨後豈不受累？」

王活嘴聽了道：「怪不得少爺如此煩悶，原來如此。便是門下，聽見也是嘔氣。少爺這樣門第人家，還怕沒有高門做親？卻與這窮鬼配匹，非是我說，趁早想別的妙法，免得日後受累。」均祥道：「我豈不知道，爭奈毫無善策。你有主意，略可代我設法，隨後總有好處與你。」

王活嘴道：「主意卻有一個，只怕少爺不行。」均祥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王活嘴道：「如少爺說華家是個極窮的窮鬼，我勸少爺爽性此時拋撒幾個錢，著個人到他家去悔親，允他幾千銀子。他是個窮人，未有見錢不愛的。若知好歹，允了這事，登時叫他寫了筆具，把銀子與他斷了往來，若是不允，那就如此如此。怕他不行麼？但是尊大人面前要說明方好。」

夏均祥聽了，因道：「你這主意雖好，惟恐我爹爹不行。」活嘴道：「我們且說說看，好在葉家不比旁人。或者老太爺肯行，也未可料。少爺此時切勿聲張，我此時先去回葉公子，明日再來與尊處太爺面談。非是我小人見識。此事如此行來，不但隨後無累，少爺的前程怕是不穩的麼？」均祥笑道：「果能如此，我隨後也不忘你。」

彼此正談之間，忽聽大堂敲點，知是夏國華回衙。王活嘴道：「門下暫且告別，恐怕老太爺請少爺說話，明日再見。」不知王活嘴想出什麼法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